

【发郊】凤凰佩与玉玄鸟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0421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04219>.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9 Words: 5,748 Chapters: 1/1

【发郊】凤凰佩与玉玄鸟

by [InLuhe](#)

Notes

是发郊中秋168h的活动文，大家中秋快乐(*^▽^*)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notes](#)

在天上当打工人是件很无趣的事，神仙无生老病死，自然也没有退休一说，久而久之便有一些玩心较重的神仙生出了思凡之心，偷偷下界去体验凡人的生活。

太岁神殷郊也在这思凡的行列里，只不过他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下凡去找凡人谈恋爱的。

天庭里对神仙私自下凡的事其实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出什么乱子，倒也不容易被发现。不巧的是，太岁神第一次在凡间红鸾星动就被逮了个正着，这消息不到半天的时间就传遍了大半个天庭。

倒不是红鸾星君嘴不严，而是正巧那天九曜星官来访，一眼就看见了红鸾星君面前水镜上显示的画面，正是太岁神跟一男子在凡间游船赏月。

九曜星官大喜，当即狞笑着夺门而出，把太岁神私自下凡与凡人相恋的事传得沸沸扬扬。

私自下凡问题不算太大，可一旦触及到仙凡相恋，那就得被拉出来在大庭广众下审判，轻则剥夺神力贬下凡间，重则镇压山下不见天日。

天庭打工生活一向寡淡无味，今日突然来了这么一出，大家都起了看热闹的心思，就连不常露面的天喜星君都来到凌霄殿等着看审判结果。

处于议论中心的太岁神本人看上去没什么所谓，对他来说贬下凡间倒是件好事。可惜天不遂人愿，红鸾星君和月老星君出面说了几句，又显化出了太岁神的姻缘红线所连对象，这事居然就这么轻飘飘地放过去了，只关了太岁神半月禁闭。

目睹一切的神仙们离席前纷纷摇头感叹，好一桩孽缘，只有九曜星官和天喜星君走的时候

一脸不满，不过也无人在意。

等神仙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太岁神才找上红鸾月老二位星君，询问他们刚才所言是否属实。

见殷郊真的对这事一无所知，月老才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哪敢在凌霄殿上说谎。当年武王身殒，一缕神魂飞入月老殿，与你们二人之间的姻缘线相融。时至今日，那根红线仍未褪去颜色，又坚固无比，轻易无法将其断开。”

“若只是这样还不算什么，武王曾以自身神魂向天请愿，得天道庇护，就连昊天上帝也无法窥得其中细节，所以才不能因你与武王转世相恋之事贬你下凡。”龙吉公主解释完又有些担忧，“只是有你父……天喜星君插手，恐怕你们的恋情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殷郊选择性无视了天喜星君的话题，礼貌地送别了二位星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太岁神殿，借着被罚禁闭的由头关紧大门，将一切纷扰都拦在了门外。

此刻偌大的宫殿中一片寂静，殷郊坐在床榻上，脑中思绪早已乱成一团。如果今日不是崇应彪闹了这一遭，他大概是永远不会知道姬发曾经做过这些。

姻缘线之事还算好说，可姬发又以自身神魂向天道请愿了什么呢？

殷郊百思不得其解，便忍不住盯着腰侧挂着的凤凰玉佩看——那是他的恋人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当年协助姬发伐纣后，他们这些新封的神仙就被召上天庭，各个忙得不可开交，殷郊自然也是如此。就这么忙活了三四天，他才找到机会偷偷下凡，本想着来西岐与姬发叙叙旧，却见那王位上坐着的已非故人，而宗庙里却多了块写着周武王名字的牌位。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即使殷郊早有准备，可姬发在位三年便离世，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自那次下凡之后，殷郊一直郁郁寡欢，虽然公务上从未出过差错，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太岁神心中郁结，便无人敢去触霉头。殷郊也试过去轮回殿寻找姬发的转世，可大概是天下共主有气运在身，转世也是机密，另一边的鄂顺都找到姜文焕的转世三回了，他这边还一回都没找到。

殷郊就这样边找边等，好不容易才摸到一点线索。他跑去轮回殿用那宝镜一看，又被这转世吓了一跳。

按理说转世之后长相性别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更别说姓名了，可姬发的转世不仅跟姬发本人长得一模一样，连名字都完全没变。对比姜文焕那三次转世，他这情况看上去倒更像是姬发本人又活了过来。

殷郊乐观地想，说不定姬发其实没死，是像他当年一样被昆仑救下了，如今修炼得差不多了才下山入世。

于是太岁神当即捏了个法诀，给自己换了套符合人间朝代的衣服，高高兴兴地下了凡，跑到那转世面前张口就喊“姬发”。然而现在的转世真的只是转世，他脑中只有今生的记忆，就算殷郊站在他面前，他也只觉得是个热情得过分的陌生人罢了。

那天正是人间的中秋佳节，街道上人群熙攘，又处处挂着花灯和灯谜，来往的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好一番热闹景象。殷郊站在人来人往的桥头，却丝毫没被这氛围感染，他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记忆中的姬发从未用这样冰冷而陌生的眼神看过他，在那瞬间，殷郊突然想明白了，转世终究不是同一个人，那个同他有八年质子情谊，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又在西岐的麦田里互表心意的姬发是真的已经不在。

殷郊只觉胸口闷闷地疼，刚想回到天上去，就听见耳边传来孩童清脆的叫喊声，说着“月亮出来了”。他循声看去，只见夜空中的云雾不知何时已散去，一轮玉盘般的圆月正高挂在天边，将皎洁的月光洒向人间。

凡人无缘得见太阴星君的身姿，便纷纷赞美明月的光辉，只有人堆里高高壮壮的太岁神望向那明月时，眼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抹无意识的脆弱委屈。

太阴星君以手化作月光，落在太岁神脸上，温柔地替他抚开皱起的眉头。

不知是让月光晃了神，还是不忍看那人失落的样子，姬发心底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负罪感，催促着他去与面前的人交谈。他转头看了看四周，便叫仆从去买了两包桂花糖糕，又亲手递到殷郊面前。

殷郊盯着包装精美的糖糕看了看，明显是有几分好奇，但最终也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后退一步，语气疏离地说自己认错人了。他最后看了姬发一眼，接着就要转身离开，姬发心中隐隐有些预感，如果这会真的让人走了，怕是以后也不会见面。

身体的行动快过了思考，姬发踏入月光之中，一把拽住了殷郊的手。

肌肤相接的瞬间，他脑中一清，十年来梦中频繁得见却身影模糊的形象突然清晰起来。那身着白袍，披散着长发的人第一次朝他转过了身，白皙的颈间一条红痕如同烈火，直烧得他双眼发红。

一个名字突然出现在脑海里，他便脱口而出，叫了声：“殷郊。”

那之后姬发就一直处于一种如在梦中的状态，好像身体有了自己的想法，就这么带着殷郊一路回了家。自从他叫出殷郊的名字之后，殷郊便不再拒绝他的好意，一路上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两包桂花糖糕，左手又拎了盏姬发给他买的无骨花灯，看上去跟街上游玩的行人没什么区别。

趁着家中无人，姬发便带着殷郊到院中拜月。家仆早就准备好了拜月所用的一切器具，又供上了月饼和瓜果，倒不用姬发再去特地吩咐。

本以为殷郊也会好奇这拜月仪式，可殷郊看上去却格外熟练，只是那些动作和他口中吟唱的词句是姬发从未见过的。此刻月光自上而下洒在院落之中，更显得殷郊的动作有种诡异的美感。

姬发的眼前又出现了奇怪的幻觉，像是在通过其他人的视线看着面前的殷郊，只是那幻觉中的殷郊身着华服，用金冠束发，与当下的样子完全不同。

姬发稳了稳心神，又听见耳畔传来宛转悠扬的琴声，这才发现院中的桂花树下不知何时多了一张五弦琴，而抚琴的人正是殷郊。这琴曲姬发从未听过，还没来得及上前去问，却见眼前月光渐盛，竟逐渐凝成一女子形态，与殷郊对坐。

殷郊的琴声愈发轻快起来，脸上也多了几分纯真的笑意，姬发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位置，定定地看着殷郊的脸。

他初遇殷郊时便见一抹月光落在殷郊身上，而他们回家的这一路上也不乏背光之处，可那抹月光却从未消失过。现在想来，一切都说得通了，原来那并非月光，而是母亲看向孩子的目光。

此刻一阵晚风吹过开得正盛的桂花树，便有不少金黄的桂花簌簌落下，落在殷郊黑发间的那几朵看上去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子，更衬得殷郊眉目如画，不似凡人。

姬发看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间已是一曲完毕，那五弦琴和面前的两人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游玩归来的弟妹们笑闹的声音一下子闯入姬发耳中，他这才回过神来，只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梦。

姬发有些失落，可他一转身，又看见了祭台上那个精巧的无骨花灯。

他想，原来这不是梦。

从这一年的中秋节后，殷郊便时不时地找机会下凡去见姬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这个转世的姬发似乎越来越像他认识的那个姬发了。

凡人转世都要洗去记忆，殷郊寻着机会旁敲侧击地问了好几遍，终于确定姬发是真的不记得转世前的事情了。至于中秋那天为什么会叫出殷郊的名字，姬发自己都说想不明白，殷郊也只能猜测是自己第一次下凡时，身上没收好的太岁神神力影响了姬发的记忆。

随着两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殷郊一开始坚持的“转世与前世并非同一个人”的想法也逐渐被扭转。

真正对这个转世的姬发动心是在他们相识的一年之后，也是又一年的中秋。

这一年的中秋佳节，姬发特地安排了游湖赏月的行程。那游船是姬发自己找工匠做的，船舱上方并无遮盖，足够让明亮的月光完整地洒落到船舱内部。他将船停在湖心，又转头去看沐浴在月光中的殷郊，接着才从怀中掏出一块穿着穗的玉佩。

那玉佩厚厚一块，却雕得精细，是只展翅的风鸟落在玉环上。殷郊以前做王孙的时候看多了精致的玉器，这会却莫名地对这块玉佩爱不释手，便催着姬发帮他系上。

姬发坐了下来，问殷郊：“你知道我送你这块玉佩的含义吗？”

殷郊一愣，眼中的疑惑肉眼可见。他都想好给姬发送几件天上的精致物件做回礼了，没想到到这玉佩还有特殊的意义？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姬发念完，又忍不住笑起来，“太岁神大概没听过这首凡人所写的《凤求凰》吧。”

这一下还真让姬发说中了，殷郊成了神仙后确实无暇关注人间的琴曲，但这不代表他就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姬发见他一双眼睛瞪得溜圆，活像只炸了毛的大猫，哪里像是人间画像上那个三头六臂，蓝肤赤发的殷元帅。

正事要紧，姬发收敛了一些，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圆月，这才慢慢地把玉佩系在殷郊腰间。他一边系玉佩，一边念那首《凤求凰》的词，念到“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的时候，不沾情欲的太岁神连耳朵都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

眼前的转世跟当年在西岐的麦地里向他表白的姬发惊人地相似，连眼中的情意似乎都一分不差。

殷郊一向觉得自己能分清楚两个人，可他胸腔之中那颗沉寂多年的凡心却再度鲜活地跳了起来。他久违地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拒绝，还是该答应。

来自母亲的目光温暖地停留在殷郊身上，他一抬头便能看见那轮明月，脑中灵感一闪而

过，他突然明白了姬发特地叫人制作一艘无盖的船的意思。

这一刻，殷郊才真正意识到，转世后的姬发仍然是他所爱的那个姬发，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

于是殷郊笑了起来，低头在姬发的唇角落下一吻。

太岁神红鸾星动一事在九曜星官的大肆宣扬下很快就在天庭炸开了花，殷郊只来得及给姬发留下一句“等我回来”，便匆匆回到天庭受审。

半月禁闭对殷郊来说不算多，可姬发是凡人之身，他等不起。

殷郊在神殿中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答案，终于还是忍不住从侧门溜了出去，准备再偷偷下一次凡。

这回不巧，太岁神被天喜星君堵了个正着。他俩看对方都没有好脸，平日里也从不见面，主打一个不熟。可殷郊转念一想，殷寿这人居然会主动来找他，多半是有什么正事，便强压下心中不耐，等着殷寿先开口。

其实殷寿本来也没想来找殷郊，可他刚从月老殿回来，还发现了个大秘密。一想到能用这事挑拨殷郊和姬发之间的关系，他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剪了十条婚姻线还高兴。

“殷郊，你真当姬发的转世对你动了情？”殷寿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奇异的怜悯，“转世无记忆，现在的姬发不过是个贪婪的妄想利用神仙的凡人而已，你们之间可没有什么婚姻线。”

殷郊就烦他这副样子，又想起红鸾星君说过殷寿会从中作梗的事，当即便冷了脸：“是啊，你可是掌管世间婚配的天喜星君，不在姬发的婚姻线上动点手脚可就不像你了。”

“想让我动手脚，也得先有那条线。”殷寿冷笑道，“不如你去月老殿看看，你跟姬发转世之间连姻缘线都没有，更别说婚姻线。做了神仙也是个蠢货，几千年了，还是被姬发耍得团团转。”

殷寿撂下话就转身离开了，殷郊又气又怒，恨不得当场再伐一次纣。他冷静下来想了想，又觉得自己有点可悲，因为他还真的准备按殷寿所说去月老殿看一眼。

只是看一眼，不是不相信姬发，就当去揭穿殷寿的谎言，或者去找他动了手脚的证据。

殷郊在心底念了一路，一到月老殿就向月老说清了来意。月老犹豫了一会，这才开口道：“天喜星君所言非虚，岁君与武王的转世之间确实没有姻缘线，不过岁君莫要被天喜星君影响。武王身殒前向天道请愿，是以其转世命运皆属天机，难以窥视。岁君不如询问自己的心，也许其中早已有答案。”

月老这么一说，殷郊更是好奇姬发当初到底向天道请愿什么了。可他转念一想，姬发转世后又没有记忆，他去问也是白问，还不如就这么普普通通地陪着姬发度过这一生。

想通这一点，殷郊也轻松了不少，他向月老告别，又给自己套了件披风，混进了下凡的队伍里。好歹明面上他还在关禁闭，怎么说也得在外面伪装一下。

如今天上已是过了半天，那人间该是半年了。

殷郊排着队也闲不住，又伸手去摩挲那块姬发给他的凤凰玉佩，可他稍一用力，那玉佩竟是从中间断成了两半。他懊恼极了，在凡间时都有意识地收着力，可一回天庭就忘了这事，凡间的玉承受不住太岁神的力道，会断开也是正常。

对神仙来说修复个玉佩只是小事一桩，殷郊拿起那两半玉，刚要将其复原，却见那断面光

滑，内里还隐约蕴藏着一丝中天北极紫微大帝的神力。那丝神力就像是一个小机关，一接触到太岁神的指尖就散了去，接着便从那光滑的断面里弹出一块颜色不同的小物件。

原来这玉佩之所以厚重，是因为里面还藏着东西。殷郊将那物件拿出来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玉雕的玄鸟——那是一千六百年前，还未成为武王的姬发亲手给他雕的。

手握玉雕玄鸟的瞬间，大量的记忆便涌入殷郊的脑海之中，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些记忆又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连带着他手中的凤凰玉佩和玉雕玄鸟也一起消失了。

太岁神茫然地打量着四周，正好在身后的队伍里看见了准备下凡的贪狼星君，便朝他招了招手。

“又去看姜文焕的转世啊？这回是第几世了？”

“第四世。”贪狼星君又问，“你呢？还没找到姬发的转世吗？”

太岁神摇摇头，又无奈道：“你说姜文焕都转世四次了，姬发怎么一次都没有啊。”

与此同时，正在人间的紫微大帝看向手中突现的凤凰玉佩与玉雕玄鸟，便知姬发这一世也已走到了尽头。

“既然玉佩已归，那这次也有劳哥哥了。”姬发面容枯槁，明显已是病入膏肓，可他看上去却像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伯邑考眼神复杂，半晌才开口道：“你次次转世都活不过双十，这又是何苦，不如放下那段过去，也放过殷郊。”

“我意已决，哥哥莫要再劝了。”姬发语气平静，却带着毋庸置疑的坚决，“我跟殷郊之间的红线还未断，无论重来多少次，我都会找到他。”

“当年你身殒之时那根红线就该断了，是你用一缕魂魄强行将其连起。发儿，你已经轮回五世了，天道也应你所求，一次次抹去你转世后在天地间留下的痕迹，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神仙不死不灭，总有一天会忘记曾经为人时的事，变成一个高高在上，断情绝欲的存在。只要有那根红线在，殷郊就断不了七情六欲，我……”

话还没说完，姬发就猛烈地咳嗽了起来，喉间也涌上一股热意，竟是直接吐出一口暗色的鲜血。他眼前一阵阵地发黑，眼看着就要离开人世，可他还是大笑了起来，已经染上死气的双眼转向伯邑考的方向，用尽最后一口气补完了没说完的那句话。

“我要殷郊与我世世纠缠，永远不会忘记我。”

伯邑考心生悲戚，许久才伸出手来，替姬发合上双眼。

他当年被武王托付重任，所以才成了唯一一个保留着全部记忆的人。他还记得那时他曾问武王，既然向天道请愿只抹去他人的记忆，为何还要再用那块玉雕玄鸟来抹去殷郊的记忆。

武王答道：“如果他知道我转世遇见他后才会恢复记忆，且活不过双十，怕是再也不会来找我了。再说离别也太过痛苦，我不希望他看见我一次次死去，倒不如直接忘记。”

执念太深，终成魔障。然而心魔还需自破，伯邑考也无能为力，只能长叹一口气，施法将那块承载着殷郊记忆的玉雕玄鸟再度封入凤凰玉佩之中，与姬发的神魂一同送到轮回殿。

待到下一次姬发转世临终前，那玉佩便会自行断开，让其中的玉雕玄鸟再次完成它的使

命。

“殷郊，你今天又去找姬发的转世了吗？”

“对啊，这都过了三千多年了，他怎么还没转世啊……”

END

End Notes

感谢大家读到最后！写得很烂所以来总结一下：

本篇里的姬发是偏执的疯疯武王哥，知道人神有别但是不想放手，所以想尽办法跟殷郊永世纠缠。用自己的一缕神魂把姻缘线绑死了，确保殷郊不会忘记他，而他转世遇到殷郊之后也会恢复记忆，代价就是死得很快，活不到二十。

抹掉殷郊的记忆一是因为殷郊知道这件事之后肯定会想办法把姻缘线断掉，然后永远不去找姬发的转世，二是武王哥自己知道一次次看着爱人死掉是什么感觉，他搞这种操作之后转世死得巨快，殷郊看了肯定也会疯掉，所以武王哥请伯邑考用玉玄鸟作为媒介，把殷郊的记忆封在里面。一旦转世快死了，外层的玉佩就会断开，所以本文里其实不是殷郊没收住力气把玉佩搞坏了，而是姬发快死了玉佩就自动断开了。

只抹掉殷郊的记忆也总有暴露的一天，所以武王哥才向天道请愿，让天道在自己每一次转世死掉之后抹去所有人关于“姬发转世”的记忆，这样就可以防止有知情人向殷郊透露消息，导致殷郊重新找回记忆。因为武王哥是第一个天子，伐纣有功又死得很早，所以天道破例同意了，这就导致除了伯邑考之外的所有神仙都以为武王哥死后还没转世过。

转世跟殷郊之间没有姻缘线是因为无论转世多少回都是武王哥本人，所以姻缘线一直是殷郊和武王哥那根。殷寿大概能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转世跟殷郊之间明面上确实没有姻缘线，所以他就想拿这个事来给殷郊找不痛快，老登是这样的。

最后结尾对话的是顺子跟殷郊，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千年，顺子也早就不再继续找焕子的转世了，只有殷郊被武王哥绑着所以还一直在找，而此时武王哥其实已经转世很多很多次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